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瓦尔特·本雅明

救赎美学

[美] 理查德·沃林 著

吴勇立 张亮 译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y Richard Wolin

江苏人民出版社

非虚构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瓦尔特·本雅明

救赎美学

[美] 理查德·沃林 著

吴勇立 张亮 译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y Richard Woli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美)理查德·沃林
著;吴勇立,张亮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12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ISBN 978-7-214-19863-1

I. ①瓦… II. ①理… ②吴… ③张… III. ①本雅明
(Benjamin, Walter 1892-194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1473 号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Copyright © 1994 Richard Wol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6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138

书 名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

著 者 [美]理查德·沃林

译 者 吴勇立 张亮

责任编辑 朱晓莹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插页 4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2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863-1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项目总监 蒋卫国

项目执行 朱晓莹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译者的话

瓦尔特·本雅明 1892 年 7 月 15 日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在 1932 年创作的具有自传意义的回忆录《柏林纪事》和《1900 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中，他追忆了自己的童年经历。这两部作品兼具文化批评和个人沉思的混合风格，充分展现了本雅明作品跨越学科界限、打破体裁常规的复杂性。

本雅明中学时代参加了当时非常盛行的青年运动，并成为其中一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不过，1913 年他即与这个组织决裂。1912 年到 1915 年间，他辗转于弗赖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哲学课堂。除了哲学课，他还修读了艺术史和文学史课程。和当时许多在柏林求学的人一样，他也受到了社会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的两位诗人朋友弗里茨·海因勒和里加·塞里希森以自杀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反战立场，这两起悲惨事件对他最初的战争经历触动颇大，从而使他接受了卢卡奇《小说理论》中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坚持反战原则，以各种方式逃避兵役。1917 年，他偕妻子去了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他于 1919 年完成了关于康德和浪漫主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这篇论文揭示

了康德哲学对19世纪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并分析了浪漫派中存在两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即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艺术批评观。从根本上讲,本雅明更倾向于施莱格尔的观点,认为只有当批评家揭示了艺术作品的后续层面——通向对其“内在秘密”的认识——时,艺术作品才算完成,但是这一完成过程的代价却是作品外层——美——的毁灭。

获得博士学位后,本雅明决意成为“最伟大的德国文学批评家”。不过,他所理解的批评只能在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形而上学交汇点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艺术关注生活,哲学探索真理,宗教追问上帝的意义(或者上帝对于我们的意义——救赎),从作为其对象的艺术起步,再经哲学洞察的中介,批评将与被救赎的生活领域建立起最终的连接。对救赎持之以恒的渴望,代表了贯穿本雅明全部理论著作的内驱力。20年代初,本雅明借用浪漫派的“内在批评”方法完成了以《歌德的〈亲和力〉》为代表的一批出色的作品,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随后,为了获得大学的教职资格,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17世纪的德国悲苦剧,力图“将它的形式——悲苦剧——与悲剧做比较,从而揭示出作为文学形式的悲苦剧与作为艺术形式的寓言之间存在的亲缘性”。1925年,他完成了《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的写作,揭示了寓言的哲学本质:“思想领域中的寓言正如事物领域中的废墟。”然而,很不幸,当他将《德国悲剧的起源》提交给法兰克福大学后,却因为它的思想超前性而遭到“大失败”。这迫使他放弃获得大学教职的努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5年里,一直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4年春,本雅明前往直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在那里,他认真阅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同时还结识了来自拉脱维亚的女布尔什维克阿西娅·拉西斯,其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6日到1927年2月1日,他造访莫斯科。虽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印象不甚完美,但莫斯科之行却决定性地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

义的转变。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本雅明在思想上始终处于四种力量的纠缠、争夺之中。第一种力量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坚持的乌托邦的末世论历史哲学思想。第二种力量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犹太教神秘主义学者朔勒姆所倡导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第三种力量是他于1929年结识的布莱希特那种比较粗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四种力量则是他1930年加入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本雅明非常珍视自己与朔勒姆、布莱希特、阿多诺的友谊和理论合作,但是,他并不愿意因此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1933年以后,他之所以一直拒绝朔勒姆、布莱希特、阿多诺等人的安排,既不去以色列、丹麦,也不去美国,而是选择长期在巴黎流亡,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在上述力量的冲突中达成某种力的平衡。不过,仔细比较下来,他最终还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更近一些。首先,在生命中的最后6年里,他主要是依靠流亡中的社会研究所提供的津贴生活,并且他最终接受了研究所的安排,决意前往美国。其次,尽管他与研究所的理论关系有时候相当紧张,但是,他3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研究活动都是在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协调、沟通和支持下进行的。最后,他去世前明确表示要把自己的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寄给在纽约的阿多诺。

从1927年开始,本雅明就筹划着一个大的写作计划,即“拱廊街计划”。在1940年9月去世以前,他一直都断断续续地忙于这项研究,但从最终完成的笔记和手稿看,“拱廊街计划”的完成情况非常差:他一共编制了600多个标题,但只讨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而真正编入拱廊街著作的“笔记和材料”中的只有50个左右的标题。不过,在“拱廊街计划”的创作过程中,他却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期成果:一个是作为“拱廊街计划”的方法论预演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另一个就是“拱廊街计划”中被提前完成的一个部分即《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这两部作品和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纲》共同构成了本雅明后期艺术哲学思想的最高峰。

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避居巴黎。他的巴黎生活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是颇为落魄。不过，他非常享受巴黎的现代都市生活，以及漂泊在其中所获得的自由与愉悦。因此，当朋友们劝他移居丹麦、美国或者以色列时，他总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推脱。直到1940年6月德军攻入巴黎前夕，他最终被迫接受必须离开巴黎的现实，决定到美国去，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会合。9月底，他和一群人结伴翻越比利牛斯山，打算借道西班牙前往美国。不料，当他们千辛万苦抵达边境时，西班牙突然关闭边境，他们面临着被遣返、落入纳粹之手的可怕结局。在被强制遣返法国前，本雅明突然陷入生命垂危的状态，经救治无效于9月26日晚10时去世。（原本）大多数人认为（猜测）他是服毒自杀，后来有人提出他其实死于中风，甚至还有人推测他死于苏联特工的暗杀！不管怎样，他在籍籍无名中去世了。

在本雅明为数不多的朋友眼中，他的离世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损失。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条件许可时，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本雅明重返思想界，最终使他在去世后为思想界所认识、所接受。在这个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阿多诺。不过，有意思的是，遭受非议最多的也是阿多诺：朔勒姆、汉娜·阿伦特（本雅明的远亲）以及一些新左派，以或含蓄或直接激烈的方式抨击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对本雅明的思想压制甚或压迫，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犯罪行为！如今，连阿多诺也作古近50年了。回头看看对阿多诺的种种攻击，似乎人们真正不满的是他的巨大思想影响力，而他与本雅明的思想关系恰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话题或靶子。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的作者理查德·沃林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欧洲（德国）思想史学者，曾先后任教于里德学院和莱斯大学，现为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和比较文学杰出教授。他以对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和海德格尔圈子及两者的互动关系研究闻名于世。70年代末，他开始准备一部研究本雅明的专著，即初版于1982年的《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在此过程

中,他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留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列奥·洛文塔尔的指点,在英语世界第一次实现了对本雅明秘奥思想历程的全景式建构。在该书之后,英语世界关于本雅明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它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阅读价值。何也?一是因为它在较为完整的思想史语境中勾勒出了本雅明的基本思想轮廓,后来的研究或许更细致、更精确,但都没有突破这个基本轮廓。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需求,即对本雅明思想完整而又重点突出的把握,在这个方面,它比绝大多数后来者做的都要出色。

张亮

2015年8月

就像一个海难幸存者，因为爬上已经开始解体的桅杆顶端而得以漂浮在大海上。虽然这样并不能使他真正获救，但起码他得到了发求救信号的机会。

——瓦尔特·本雅明(1931年)

德国犹太文学批评家与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生充满了挫败与不幸。事实上，从1925年申请教职论文被拒绝，到1940年9月在法国、西班牙边境服毒自尽，他的运气从来就没有好过。在不再可能获得大学教职之后，他不得不作为自由撰稿人，为了一日三餐奔忙达十五年之久：最初在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则转移到了巴黎。他的生活似乎被一种永远的漂泊癖所左右，即便是某些钟爱的欧洲胜地，他也极少作长时间逗留。他一生迷恋现代都市生活，出版过许多关于那不勒斯、莫斯科、马赛的都市景观的个人散论。作为普鲁斯特的崇拜者和德译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记录下了大量关于自己童年经历的反思。他还记录自己服用大麻与致幻剂的经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这些材料完

成一项关于药物依赖性兴奋的研究。^①可是,要不说一说他后期的主要创作计划即“巴黎,19世纪的都城”或“拱廊街计划”,我们的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很多因素导致他对“废墟”的痴迷,^②其中尤以他关于17世纪德国悲苦剧的教职论文的申請失败为甚。在很多方面,他毕生的事业都不过是一座废墟。除了《单向街》这部格言集,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专著就是《德国悲苦剧的起源》(1928年)。他的文学遗产包括大量的论说文和评论、无数的断片、两卷通信以及命运多舛的“拱廊街计划”卷帙浩繁的手稿。

在1955年泰奥多·阿多诺和格雷特·阿多诺共同编辑的两卷本《本雅明著作集》出版之前,本雅明在德国文学界几乎不为人所知。可在此之后,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现象。根据迄今为止最新最全的一项文献目录学统计,有关他的二手研究文献已达430条之多。^③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学界对已故本雅明的浓厚兴趣会在未来几年里消退。本雅明生活和文学遗产的非教条性特征,确实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近二十年来人们会对他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正如某些批评家已经看到的那样,本雅明应当被看作20世纪的一个时代错误、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即真正的欧洲文人的最后代表。对这些真正的文人来说,哲学和文学不是简单的室内游戏,也不仅仅是关注的焦点,而就是生活的存在理由。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本雅明这个命运多舛、四处漂泊的20世纪犹太人降生到了一个错误的年代里。他是“最后的知识分子”^④。

本雅明极具悲剧风格的精神奥德塞之旅当然是不同寻常的。但不幸的是,在大西洋此岸的美国,很多二手研究文献都把这种不同寻常的灵氛当作无须进一步考察的出发点了。它因此成了作为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的本雅明的思想特质,牢牢抓住了如此众多的美国诠释者和批评

275 ① 这些材料都收集在本雅明的《论大麻》(Über Haschisch)中。

② 参见查尔斯·罗森:《瓦尔特·本雅明的废墟》(Charles Rosen, “The Ruins of Walter Benjamin”)。

③ 格雷·史密斯:《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二手研究文献目录》(Gary Smith, “Walter Benjamin: 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New German Critique*, “Special Walter Benjamin Issue”, Spring 1977, pp. 75—82)。

④ 这是苏珊·桑塔格一篇关于本雅明的论文题目。

家的想象力。^① 说老实话,真正把握本雅明的思想是相当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思想具有魔幻性: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和想象力特别富于创造性,以至那些被他精心挑选出来、积极地与之互动的传统事物——经过其思想棱镜的折射——往往焕然一新,甚至无法识别了。不过,一旦这种非常规的灵氛被撕开,我们就会认识到,作为理论家,本雅明关注的始终是一些基础性的和相互关联的主题:艺术和哲学的本质,它们的交汇点即批评,以及它们由以崭露出来的社会历史母体。

xi

因此,即使本雅明的全部著作不能够被还原为一个简单的统一主题,那么,其中也存在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和连续的主题,从而使得这些著作具有了一种比我们原本设想的更明确的连续性。我的论著试图凸现出来的正是这些问题和主题。不过,我同时也极力抵御全身心地进入本雅明迷宫般的论证结构中去这一极度诱惑,因为这么做可能会使这种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难解。要知道,本雅明自觉选择了一种封闭而抗拒的话语模式,不愿提供任何有关其概念规训的全部元理论基础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其著作被理解、被接受的难度。这完全是本雅明的本性使然。本雅明这样做,无疑使自己更容易被误解、被混淆和被指责,从而使自己的著作无法被读者正确理解。用一种更加冠冕堂皇的方式来说,这使他自己的著作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性”。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本雅明思想的成熟时期,他原本偏爱的各种已有理论话语模式——不管是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还是实证主义——统统证明自身是不可靠的,因此,他不得不去进行新的探索,依靠自己的努力进行新的理论发明。正如阿多诺所评论的那样,本雅明的思想常常呈现为一种字谜的形式,^②他的论文就像想象力的拼贴画一样,在煽起人们的好奇心的同时,迫使人们苦苦寻求解释和解码。正因为如此,解释将不得不占据本书的很大比重。

① 美国学者苏珊·巴克-默尔斯和艾尔温·沃尔法特近期出版的著作是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他们坚决抵制对已经引进到北美的本雅明著作进行任意的和新闻报道式的歪曲。具体参见“参考文献”中的相关条目。

② 阿多诺:《棱镜》(Theodor W. Adorno, *Prisms*, pp. 227 ff)。

在对有关本雅明的二手文献进行综述之后,我最深的感触是,英语世界普遍缺乏将他的著作看作一个整体的意识,或对它们进行系统解读的传统。人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不将他的著作看作一个完整体系。首先,他的著作具有一种自觉的反体系和碎片化的性质。如前所述,他留下的与其说是完整连贯的让后人惊讶不已的全部著作,倒不如说是一堆碎片。尽管他对体系化哲学的主要解释者不无敬佩,但他的思想无疑应当被划入坚持反体系作战的哲学游击队员的行列中去。更有甚者,不仅他的全部著作是一堆碎片,而且碎片本身也是碎片化的!从1927年到1940年自杀前,他一直在张罗实施“拱廊街计划”,可是,它不仅是未完成的,而且相当大部分的手稿根本就没有办法发表!在这个问题上,不把它看作一个著作整体似乎要更明智些。此外,迫使他在形而上学关怀和马克思主义旨趣之间游移不定的、装扮出来的“雅努斯双面”(Janus-face),也反对任何以一种确定的或者包容一切文本的方式来对待其著作的企图。结果,在确定他思想中的奠基性意向时遭遇的真实障碍,反倒刺激了人们的创作激情。于是,大大小小许多报纸和杂志的文艺专栏编辑部里塞满了有关本雅明的投稿,可在这么多投稿中,究竟有几篇试图进行严肃认真的系统研究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极力避免冒犯本雅明著作触及根本的反体系特征。我的做法是:绝不为了叙述的连贯性,而将他的著作放到任何外在的、人为炮制出来的一致性中。但凡遇到他思想发展中突然出现的理论紧张或不可调和的理论冲突,我都不试图加以消弭,而是一仍其旧。在我看来,在他理论定位过程中出现的理论紧张和对立,常常刻画出了其思想整体中极重大、极具有持久性的东西。依照黑格尔的格言,矛盾指示出来的并不总是思想主体的缺陷,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对客体内在紧张关系的准确反映。

在有些人看来,本雅明思想中的这些不一致,要么是其方法论混乱或者压根就没有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的症状,要么说明他曾探索过的那些理论方向全然是其漫无目的的遐思产物。如果强加某种外在的人为一致性给他的著作是一种扭曲的话,那么,上述观点就是更大的

扭曲。他第一阶段(1916—1925年)的思想发展可以轻而易举地指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这一阶段的思想发展通常被称为其思想发展中的形而上学阶段或神学阶段。这是一个被很多研究文献多少忽视了的阶段，^{xiii}唯其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在德国迎来自己的复兴的：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相一致，人们优先看到的是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本雅明的复兴。我的观点是，从1916年的文章《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到1925年的悲苦剧研究，他这一阶段的著作完全可以解读为一个整体。以哈贝马斯的评论为指针，我把他这一阶段的方法总结为一种“救赎批评”。我设法穿透了笼罩在这一阶段著作上的神秘面纱，一探究竟，而面对这一面纱呈现出来的非常巨大的解释学困境，很多批评家都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不自信。^①

本雅明第二阶段著作的性质很不容易界定。尽管该阶段著作绝不能说被严重忽视了，但它得到的对待无疑是极其简单片面的。在这一阶段里，人们可以发现，在上一阶段里喜欢形而上学玄思的本雅明成熟了。《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时期那种晦涩、思辨的理论姿态面具被抛到一边，他转而赞成运用正统但不失创新的唯物主义方法去研究文化现象。这种理论形象与他后来的电台记者和撰稿人身份颇为协调，并且一直延续到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及其相关研究。在这一时期，他对接受美学问题着了迷，将原本对资产阶级自律艺术的兴趣丢到一边，转而开始专门研究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接受的物质条件问题。正是因为有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战后德国批评界才对接受美学和艺术作品的“后历史”形成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对于艺术作品，(从德国浪漫派、“为艺术而艺术”到新批评的)资产阶级美学一贯强调它的自律性和私人性维度，现在，他则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它的对立面。

我既不想讨论本雅明对于唯物主义美学原理所作贡献的真实性，也

① 那些曾钻研过本雅明早期思想发展逻辑的解释者的表现则与之大相径庭。这些解释者有桑德尔·兰德诺提、拉尔夫·蒂德曼、伯恩特·维特，尽管维特明确表示自己很不适应本雅明思想中的那种所谓的秘奥。